

諸子研究之三

標點  
註解

支偉成編

晏子春秋

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

加標點  
附註釋  
晏子春秋卷一

支偉成編

內篇諫上第一

莊公奮乎勇力，不顧于行義。勇力之士，無忌於國；貴戚不薦善，逼邇不引過。故晏子見公，公曰：「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嬰聞之：輕死以行禮，謂之勇；誅暴不避強，謂之力。故勇力之立也，以行其禮義也。湯武用兵而不爲逆，并國而不爲貪，仁義之理也。誅暴不避強，替罪不避衆，勇力之行也。古之爲勇力者，行禮義也。今上無仁義之理，下無替罪誅暴之行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，則諸侯行之以國危，匹夫行之以家殘。昔夏之衰也，有推侈大戲，殷之衰也，有費仲惡來，足走千里，手裂兕虎。任之以力，凌躒天下，威戮無罪，崇

尚勇力，不顧義理，是以桀紂以滅，殷夏以衰。今公自奮乎勇力，不顧乎行義，勇力之士，無忌于國，身立威強，行本淫暴，貴戚不薦善，逼邇不引過，反聖王之德，而循滅君之行，用此存者，嬰未聞有也。

景公飲酒，也。轉也。曰：「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，請無爲禮。」晏子蹴然，不安改

容曰：「君之言過矣！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，力多足以勝其長，勇多足以弑君，

而禮不使也，禽獸矣。力爲政，強者犯弱，故曰易主。其主也。今君去禮，則是禽獸也。

羣臣以力爲政，強者犯弱，而日易主，君將安立矣！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，以

有禮也。故詩曰：「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？」禮不可無也。公涵於酒而而不聽，少

聞，公出，晏子不起，公入，不起，交舉，則先飲，公怒，色變，抑也。按手疾視曰：「嚮者夫

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，寡人出入不起，交舉則先飲，禮也。」也。按晏子避席

再拜稽首而請曰：「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？臣以致無禮之實也。君若欲無禮，此是已。」公曰：「若是，孤之罪也！夫子就席，寡人聞命矣！」觴三行，遂罷酒。一蓋是後也，飭法修禮以治國政，而百姓肅也。

景公飲酒，醒醉也三日而後發。晏子見曰：「君病酒乎？」公曰：「然。」晏子曰：「古之飲酒也，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。故男不羣樂以妨事，女不羣樂以妨功。男女羣樂者，周也。觴五獻，過之者誅。君身服之，故外無怨治，內無亂行。今日飲酒，而三日寢之，國治怨乎外，左右亂乎內，以刑罰自妨者，勸乎爲非，以賞罰自勸者，惰乎爲善；上離德行，民輕賞罰，失所以爲國矣。願君節之也！」

景公飲酒，七日七夜不止。弦章諫曰：「君欲飲酒，七日七夜，章願君廢酒也。不然，章賜死。」晏子入見，公曰：「章諫吾曰：願君之廢酒也，不然，章賜死。如是，而

聽之，則臣爲制也；不聽，又愛其死。」晏子曰：「幸矣！章遇君也，令章遇桀紂者，章死久矣。」於是，公遂廢酒。

景公之時，霖雨十有七日，公飲酒，日夜相繼。晏子請發粟于民，三請不見許。公命柏遽巡國，致能歌者。晏子聞之，不悅，遂分家粟于氓，姪任器任用之器于陌，和

曰徒行見公曰：「十有七日矣，懷寶鄉有數十，謂也飢民里有數家，百姓老

弱，凍寒不得短褐，飢餓不得糟糠，敝撤無走，能行不四顧無告；而君不恤，日夜飲

酒，令國致樂不已；馬食府粟，狗饜芻豢，三保之妾，俱足梁肉；狗馬保妾，不已厚

乎？民氓百姓，不亦薄乎？故里窮而無告，無樂有上矣；謂里窮約飢餓而無告，無樂

有君矣。嬰奉數之筴，謂持筴以以隨百官之吏，民飢餓窮約而無告，使上淫滴失

本而不卹，嬰之罪大矣！」再拜稽首，請身而去。遂走而出，公從之，兼于途。兼，送也。

而不能逮，令趣駕追晏子其家，不及，粟米盡于氓，任器存于陌，公趣及之康內。五達謂公下車從晏子曰：「寡人有罪，夫子倍棄不援，寡人不足以有約也，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？」願夫子之幸存寡人，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，多寡輕重，惟夫子之令。」遂拜于途。晏子乃返，命稟官名周官稟人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，使有終月之委；絕本之家，使有期年之食；無委積之氓，與之薪椽，使足以畢霖雨。令柏即常伯巡氓家室不能禦者，予之金；巡求氓寡用財乏者，死死三日而畢，後者若不用令之罪。若過三日是後期也，若不用命之罪。公出舍，損肉徹酒，馬不食府粟，狗不食飭肉，辟拂去屏嚙銜口齊，嚙口酒徒減賜。三日，吏告畢，上貧氓萬七千家，用粟九十七萬鍾，薪椽萬三千乘，懷寶二千七百家，用金三千，公然後就內，退食，琴瑟不張，鐘鼓不陳。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，足以留意思慮。慮同者退之，有便辟法

拂三千，謝于下陳。

原去三千人，皆謝於臺。

人待三，士待四，出之關外也。

人待三日，士待四日，以爲期，從期而出。

晏子朝，杜扁望羊。

而視待于朝。

晏子曰：「君奚故不朝？」對曰：「君夜發不可

以。」晏子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梁丘據扁入歌人虞，變齊音。」晏子退朝，命宗

祝修禮而拘虞，公聞之而怒曰：「何故而拘虞？」晏子曰：「以新樂淫君。」公

曰：「諸侯之事，百官之政，寡人願以請子。酒禮之味，金石之聲，願夫子無與焉。

夫樂何必夫故哉？」對曰：「夫樂亡而禮從之，禮亡而政從之，政亡而國從之，

國衰，臣懼君之逆政之行，有歌紂作北里，幽厲之聲，顧夫淫以鄙而偕亡，君奚

輕變夫故哉？」

北里紂作之歌名，幽厲幽厲二王所作之音。

公曰：「不幸有社稷之業，不擇言而出之，請受

命矣。」

景公燕賞于國內，萬鍾者三，千鍾者五，令三出，而職計莫之從。公怒，令免職

計令三出，而士師莫之從。公不悅。晏子見，公謂晏子曰：「寡人聞君國者愛人，則能利之；惡人，則能疏之。今寡人愛人不能利，惡人不能疏，失君道矣。」晏子曰：「嬰聞之：君正臣從之謂順，君僻臣從之謂逆。今君賞讒諛之民，而令吏必從，則是使君失其道，臣失其守也。先王之立愛，以勸善也；其立惡，以禁暴也。昔者三代之興也，行安簡易，身安逸樂，順于己者愛之，逆于己者惡之。故明所愛，而邪僻繁；明所惡，而賢良滅。離散百姓，危覆社稷。君上不度聖王之興，而下不觀情君之衰，臣懼君之逆政之行，有司不敢爭，以覆社稷，危宗廟。」公曰：「寡人不知也，請從士師之策。」一國內之祿，所收者三也。

景公信用讒佞，賞無功，罰不辜。晏子諫曰：「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，不聞聽讒佞以誅賞。今與左右相說頌也，樂左右曰：『比死者，勉爲樂乎？』吾安能爲仁而

愈黷民耳矣。故內寵之妾，迫奪于國；外寵之臣，矯奪于鄙；執法之吏，並荷百姓，民愁苦約病，而姦驅尤佚，隱情奄惡，蔽詔其上。故雖有至聖大賢，豈能勝若讒哉？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。臣聞古者之士，可與得之，不可與失之；可與進之，不可與退之。臣請逃之矣。」遂鞭馬而出。公使韓子休追之曰：「孤不仁，不能順教，以至此極。夫子休國焉而往，寡人將從而後。」晏子遂鞭馬而返。其僕曰：「向之去何速？今之反又何速？」晏子曰：「非子之所知也。公之言至矣。」

翟王子羨翟王之孫，臣于景公，以重駕六十四，公觀之而不悅也。嬖人嬰子欲觀之。公曰：「及晏子寢病也，居囿中台上以觀之。」嬰子悅之，因爲之請曰：「厚祿之公許諾，晏子起病而見公，公曰：『翟王子羨之駕，寡人甚悅之，請使之示乎？』晏

子曰：「駕御之事，臣無職焉。」公曰：「寡人一樂之，是欲祿之以萬鍾，其可乎？」對曰：「昔衛士東野之駕也，公悅之，嬰子不悅，公曰不悅，遂不觀。今翟王子羨之駕也，公不悅，嬰子悅，公因悅之，爲請。公許之，則是婦人爲制也。且不樂治人，而樂治馬，不厚祿賢人，而厚祿御夫。昔者，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，修法制，廣政教，以伯諸侯。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，歲凶年饑，道途死者相望也，君不此憂恥，而惟圖耳目之樂，不修先君之功烈，而惟飭駕御之伎，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！且詩曰：「載驟戰駟，君子所誡。」夫駕八，固非制也；天子至驂，侯皆駕四。今又重此，其爲非制也，不滋甚乎？且君苟美樂之，國必衆爲之。田獵則不便道行，致遠則不可，然而用馬數倍，此非御下之道也。淫于耳目，不當民務，此聖王之所禁也。君苟美樂之，諸侯必或效我。君無厚德善政，以被諸侯，而易之以僻，此非所以子民

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。且賢良廢滅，孤寡不振，而聽嬖妾，以祿御夫，此蓄怨與民爲仇之道也。詩曰：「哲夫成城，哲婦傾城。」今君不思成城之求，而惟傾城之務，國之亡日至矣！君其圖之！」公曰：「善。」遂不復觀，乃罷歸翟王子羨，而疏嬖人嬰子。

景公有男子五人，所使傅之者，皆有車百乘者也。晏子爲一焉。公召其傅曰：「勉之！將以而所傅爲子。」言以所傅之者爲世子及晏子，晏子辭曰：「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，臣敢不勉乎！今有之家，此一國之權臣也。」當作今有車百乘之家人人以君命命之曰：「將以而所傅爲子，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。」已樹太子及離國之節而立黨嬰不敢受命，願君圖之！」  
「滄于人納女于景公，生孺子荼，景公愛之，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，公以告晏子。晏子曰：『不可。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；置大立少，亂之本也。』五也夫陽

生生而長，國人戴之，君其勿易。夫服位有等，故賤不凌貴；立子有禮，故孽不亂宗。願君教茶以禮，而勿陷於邪；導之以義，而勿湛於利。長少行其道，宗孽得其倫。夫陽生敢毋使茶饜梁肉之味，玩金石之聲，而有患乎？當陽生雖爲君而茶亦得享祭也而無患也廢長立少，不可以教下；尊孽卑宗，不可以利所愛。長少無等，宗孽無別，是設賊樹姦之本也。君其圖之！古之明君，非不知繁樂也，以爲樂淫則哀；非不知立愛也，以爲義失則憂。是故制樂以節，立子以道。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，不足以責信。今君用讒人之謀，聽亂夫之言也，廢長立少，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，廢少而立長，以成其利者。君其圖之！公不聽。景公沒，田氏殺君荼，立陽生，殺陽生，立簡公，殺簡公而取齊國。

景公疥且癩，期年不已，召會譴梁丘據。晏子而問焉，曰：「寡人之病病矣！使史

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，犧牲珪璧莫不備具，數其常多先君桓公，桓公一則寡人再，病不已，滋甚，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，其可乎？會譴梁丘據曰：『可。』晏子不對。公曰：『晏子何如？』晏子曰：『君以祝爲有益乎？』公曰：『然。』若以爲有益，則詛亦有損也。君疏輔而遠拂，忠臣擁塞，諫言不出，臣聞之：近臣嘿，遠臣瘖，衆口燦金。今自聊攝以東，姑尤以西者，此其人民衆矣；百姓之咎怨誹謗，詛君于上帝者多矣。一國詛，兩人祝，雖善祝者不能勝也。且夫祝直言情，則謗吾君也；隱匿過，則欺上帝也。上帝神，則不可欺；上帝不神，祝亦無益。願君察之也！不然，刑無罪，夏商所以滅也。』公曰：『善解予惑，加冠。』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，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，兼闕之乎晏子。晏子辭，不得命，受相，退，把政改月而君病悛。公曰：『昔吾先君桓公，以管仲爲有力，邑狐與穀，以共宗廟之』

鮮，賜其忠臣，則是多忠臣者。子今忠臣也，寡人請賜子州欸。」辭曰：「管子有一美，嬰不如也；有一惡，嬰不能爲也；其宗廟之養鮮也。」鳥獸之肉不登子坦言終辭而不受。非宗廟常禮故以爲惡

景公游於麥邱，問其封人曰：「年幾何矣？」對曰：「鄙人之年八十五矣。」公

曰：「善哉！子其祝我。」封人曰：「使君之年長於胡。」齊之先君胡公諱也。禮法保民者，宜胡公善考令終，可知故封人以爲祝。

國家。」公曰：「善哉！子其復之。」封人曰：「使君無得罪於民。」公曰：「誠有

鄙民得罪於君則可，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？」晏子諫曰：「君過矣！彼疎者有

罪，戚者治之；賤者有罪，貴者治之；君得罪於民，誰將治之？敢問桀紂，君誅乎？民

誅乎？」公曰：「寡人固也！」不遜也於是賜封人麥邱以爲邑。

楚巫微導引齊款以見景公，侍坐三日，景公說之。楚巫曰：「公明神之主，帝王

之君也。公卽位有七年矣，事未大濟者，明神未至也。請致五帝，五帝以明君德。景公再拜稽首。楚巫曰：「請巡國郊，以觀帝位。」至于牛山，而不敢登，曰：「五帝之位，在于國南，請齋而後登之。」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，齋歛視事。晏子聞之，而見于公曰：「公令楚巫齋牛山乎？」公曰：「然。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，神將降福于寡人，其有所濟乎？」晏子曰：「君之言過矣！古之王者，德厚足以安世，行廣足以容衆，諸侯戴之以爲君長，百姓歸之以爲父母，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，星辰日月順而不亂，德厚行廣，配天象時，然後爲帝王之君，神明之主，古者不慢行而繁祭，不輕身而恃巫。今政亂而行假，而求五帝之明德也？棄賢而用巫，而求帝王之在身也？夫民不苟德，福不苟降，君之帝王，不亦難乎！惜夫君位之高，所論之卑也。」公曰：「齋歛以楚巫命寡人曰，試嘗見而觀

焉。寡人見而說之，信其道，行其言。今夫子譏之，請逐楚巫而拘裔款。」晏子曰：「楚巫不可出。」公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楚巫出，諸侯必或受之。公信之，以過于內，不知也。」出以易，諸侯于外，不仁。請東楚巫而拘裔款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——故曰：送楚巫于東，而拘裔款于國也。

齊大旱，逾時。景公召羣臣問曰：「天不雨久矣，民且有飢色，吾使人卜云，祟在高山廣水。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，可乎？」欲略豐登以作祠靈山羣臣莫對。晏子進曰：「不可，祠此無益也。夫靈山固以石爲身，以草木爲髮；天久不雨，髮將焦，身將熱，彼獨不欲雨乎？祠之無益。」公曰：「不然，吾欲祠河伯，可乎？」晏子曰：「不可。河伯以水爲國，以魚鼈爲民；天久不雨，泉將下，百川竭，國將亡，民將滅矣。彼獨不欲雨乎？祠之何益？」景公曰：「今爲之奈何？」晏子曰：「君誠避宮殿，暴露，與

靈山河伯共殲其幸而雨乎！於是景公出，野居暴鱗三日，天果大雨，民盡得種時。禮記及景公曰：「善哉！晏子之言可無用乎？其維有德！」

景公將觀于淄上，與晏子閒立。公喟然嘆曰：「嗚呼！使國可長保，而傳及子孫，豈不樂哉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嬰聞：明王不徒立，百姓不虛至。今君以政亂國，以行棄民久矣，而聲欲保之，不亦難乎？嬰聞：古之能保國者，能終善者也。諸侯並立，能終善者爲長，列士並學，能終善者爲師。昔先君桓公，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，亡國恃以存，危國仰以安，是以民樂其政，而世高其德行，遠征暴勞者不疾，驅海內使朝天子，而諸侯不怨，當是時，盛君之行，不能進焉。及其卒而衰，怠于德而并于樂，身溺于婦侍，而謀因豎刁，是以民苦其政，而世非其行，故身死於胡宮而不舉，蟲出而不收，當是時也，桀紂之卒，不能惡焉。詩曰：『靡不有初，鮮克』